

## 广西地税局长灭门案追踪

# 靠宰亲朋好友发家者死在亲戚手下

案发18天后,5月20日,广西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,终于证实了那个令人惊诧的破案结果——组织策划“5·02”地税分局局长周子雄灭门案的,是周妻凌小云的亲妹妹凌小娟,另外两名同伙分别是死者凌小云的外甥和外甥女的男朋友。家族内仇杀!这个结果引起的震动,丝毫不亚于当初的发案。

### 双面凶手

“警察总叫我去问话,这已经是第4次了。可是问来问去也就是那些问题,没什么新东西,看来他们也很头疼。难道凶手就没有留下点蛛丝马迹吗?案发现场到底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,我还问警察我姐到底是怎么死的,可他们也不说。……5月1日那天晚上,我姐还去参加了同学聚会,听说她后来跟一个男同学一起走的,我就纳闷了,警察应该搞清楚,这个男同学到底有没有亲眼看着她安全走进家门啊!……我还听说,5月1日那天,我姐的女儿跟同学喝酒喝醉了,本来人家不让她回家的,可她非得回家!也巧了,那天全城停电,这不给了凶手机会吗?……”

说这些话的人就是凌小娟,时间是5月7日,案发后的第5天,地点就在她家里。

那天下午,记者辗转找到凌家的时候,已经4点多钟了。大哥凌刚沙哑着嗓子,眼圈红红的,情绪很低落,说起刚刚死去的二姐凌小云,还会忍不住哽咽。后来,凌小娟从公安局回来了,她穿着一双拖鞋,随意地扎着马尾辫,身上的衣服显得有些破旧。对于频频被叫去接受问讯,她多少有些怨言:“我一个家庭妇女,天天在家带孩子都忙不过来,能知道多少啊?”

说起这个二姐夫,凌小娟话里隐隐带着一点不快,“听我姐跟人说过,好像他在外面有情人,问题应该还是出在他身上吧,当官能不得罪人吗?”

与记者谈话快结束的时候,说起了她跟凌小云的生意往来。“当年做水泥生意,我还拿给她20万元呢,现在人死了,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得回来!”凌小娟自言自语道,“反正拿钱入股的时候,水泥厂的领导都在场的,改天我得去问问,那可是我东拼西凑来的,现在省吃俭用的图个啥。”

这就是记者跟凌小娟会面的过程。她给人的印象,就是一个整日操劳、不修边幅的中年妇女。案子没破之前,凌小娟总是说话最积极的一个,“要是找到凶手非得千刀万剐不可,就是等10年我也要给二姐报仇。”

但与之“暗战”的警察也找到了蛛丝马迹,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了凌小娟以及凌小云的大外甥苏可章身上。苏可章是凌家大姐的儿子,小时候发高烧引发了脑膜炎,至今还有些愚钝,后来在大理石厂做搬运工,练得一身好体力。这让警方联想到了案发现场的惨烈:“4个人被捶击五六十下,并且力道没有衰减,凶手体力一定很好。”苏可章妹妹苏洁在案发后与男朋友刘胜明匆匆离开了贺州……目标越来越明确了。

### 命运失衡

在凌家五兄妹中,小妹凌小娟跟二姐凌小云走得最近。1981年,高中只读了一年的凌小云参加招工去了南宁修路,从此开始了她的打拼。没过几年,初中毕业的凌小娟也投奔二姐去了南宁,在一家糖厂做工。1996年,凌小云结束第一段婚姻,从南



5月20日,广西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,正式宣告贺州“地税局长灭门案”告破。局长妻妹及外甥、外甥女的男朋友竟然是凶手,令人诧异。

宁回到贺州,嫁给在地税局上班的周子雄,凌家迎来了一次命运转折。

跟姐姐一样,凌小娟也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婚史。跟交警丈夫生下一个儿子没几个月,两人就闹起了离婚。这段婚姻,最终以男方付给女方10万元并留下儿子而告终。后来,凌小娟找到前夫家想看看儿子,却被前夫说是上门来偷钱。此后,凌小娟就再没去看过这个儿子。

而凌小云与周子雄的关系也是一团迷雾。在外人眼中,两口子恩爱有加,凌小云出去跟同学吃饭,如果晚上9点多还不回家,一定会接到丈夫的电话,甚至有几回,周子雄会亲自找上饭店等着。可如果有同学表达羡慕,凌小云的回应总是那一句话:“他是两面人,回到家什么样子,你们不懂的。”后来,记者得到的消息也验证了这一点,夫妇俩的关系并不简单。早年凌小云在家里经常以泪洗面,甚至还发生过家庭暴力,凌小云的颌骨被丈夫打伤,很长时间吃不了饭,不得不跑到广州做了手术。这个15岁就一个人到外面闯荡的女人,经历了怎样的凄苦,并不为外人所知。

从2008年开始,凌家两姐妹的命运轨迹开始分别向着不同的方向延伸。一方面,姐姐的生意越做越大。可另一方面,凌小娟的生活却开始走下坡路。

凌小娟跟现任丈夫李强结婚没多久,两人就从客运公司辞职了。李强去钟山县帮二姐打理工程,最先约定的是每月2000元工资,但最后拿到手的是1500元。结算工资都是妻子凌小娟去跟姐姐打交道,两人为此有争执,李强并不知道。凌小娟先后生了两个女儿,在重男轻女的当地,压力显而易见。一个人带着两个经常生病的孩子,丈夫也经常不在家,两个月才能回来待几天。凌小娟偶尔也会在家人面前抱怨,“二姐过得那么好,也不帮衬我们一把”。

雪上加霜的是,去年下半年,凌小娟检查出患了甲亢。最近半年多的时间,她的脾气越来越糟糕。为了节省10元钱也会绞尽脑汁地想半天。遇到孩子大哭大闹的时候,情绪失控的凌小娟甚至会一个人跑到卫生间声嘶力竭地大吼。

她谋划了至少几个月,甚至有接近警方的人士透露,凌小娟对姐姐起了杀心是两年前。她偷偷配了钥匙,说服了愚钝的外甥和那个涉世未深的外甥女的男朋友,想象着只要拿走姐姐的身份证就可以占有她的财富,最终一步步走向毁灭。

### 爆料

## 斤斤计较的两姐妹

与前夫离婚后,小妹凌小娟去了当地的客运公司上班,她结识了同在客运公司上班的李强。两人结婚,凌小娟请假说自己是初婚,因为这样要比再婚的假期长一些,领导提出质疑,凌小娟说什么也要坚持,闹到最后,到底还是按照初婚的15天婚假结束,在公司一时传为笑话。

同样给人留下斤斤计较印象的,还有二姐凌小云。2007年,周家盖新房,凌小云找来自己当年的老同学帮忙打理,最初约定每平方米10元钱的管理费。可地基打好、工程队开工后,凌小云却为了省下7000多元的管理费,自己接手了工程,这让半途出局的同学难免感觉不舒服。2008年,凌小云一口气在钟山县接下3个工程,又找到这位搞建筑的同学,让他出资30万元参与建设。“在本地搞建筑工程,基本没有垫资这一说,都是干一段支付一段,更何况是老同学呢。”这位同学回忆说。他最后只出了10万元接了其中一个,干的过程也多有不爽。“她和周子雄都是那种看钱很重的人。工程验收的那一天,他们甚至都不去现场,业主还发了火,说周老板这么大牌,从没请过一顿饭。就算是搞定了上面的领导,吃个饭总是应该的吧。”

## 小气的两夫妻

凌小娟与二姐的合作,还要追溯到2001年左右。当时凌小云的水泥生意刚刚起步,凌小娟拿了离婚所得的10万元,又凑了几万块,交给二姐。但是,一直到现在,这笔钱都没有回到凌小娟手中,这也就是她曾说起的“20万入股金”。

而凌小云和周子雄对周围亲戚朋友的吝啬,让大家的苦水越来越多。上世纪90年代,周子雄的一个好朋友花费近百万元购得一台卷烟机在家自制香烟,消息传到周子雄那里,没过几天,地税局的稽查队员就找上门来没收了。后来,局里先是象征性地用铁锤敲打了几下,接着又以废铁的价格7万元拍卖出去。没过多久,这位朋友在桂林见到了自己这台卷烟机,一打听,原来当初花7万元拍下的正是自己的好友周子雄,而他回头又以85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。

“杀熟不杀生,对身边人下手最狠,两口子就是靠着宰亲戚朋友发了家。”这样的说法,不止一个人提起过。即便是到了2008年,凌小云从水泥生意转向承包工程,这样的境况都没有改变。当时,弟弟凌刚接手了她的水泥生意,经营每况愈下,他想成为姐姐的供应商,可凌小云开出的价格是每吨12元,甚至低于市场价每吨15元。姐弟间的生意,不仅谈不上照顾,甚至连外人都不如,自然没有做成。

到了最近两年,凌小云夫妇在各自亲戚中已经算是声誉扫地,甚至去年凌家母亲过生日,摆了13桌宴席,竟然没有一个人去跟他们搭讪。 ■据三联生活周刊

